

後村先生大全集

二四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六

序

王與義詩

天台王君公矩示余古律詩四十首長短句十首其
輕虛如飛燕之舞於掌上其縮斂如沐猴之戲於棘
端晉人評山濤用少少許勝人多多許殆為發也前
輩有學詩如學仙之論竊意仙者必極天下之輕清
而後易於解脫未有重濁而能仙也君之作庶乎輕
清矣然余聞之丹家冲漠自守專固不怠一旦嬰兒
成顛門開足以不死矣此養內丹者之事癘於山澤

之仙也若夫大丹則異於是傳方訣必有師安爐竈
必有地致久永必有肯又必修三千功行以俟之及
其成也笙鶴幢節本不期而至王喬駢乘韓衆執轡
翱翔大清而朝於帝所此天仙也異乎前之癯於山
澤者矣余以其說推之於詩凡夫家數擅名今古大
丹之成者也小家數各鳴所長內丹之成者也君之
學不至於大家數不肯因序與勉之君名與義

韓隱君詩

古人不及見後世之偶然比興風刺之作至列於經
後人盡誦讀古人書而下語終不能髣髴風人之萬

一余竊惑焉或古詩出於情性發必善今詩出於記
問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張籍王建輩稍
束起書帙刻去繁縟超於切近世喜其簡便競起效
顰遂為晚唐體益下去古益遠豈非資書以為詩失
之腐捐書以為詩失之野歟懷安韓君斗袖其乃翁
詩一編越邑示余凡春容者寂寥者皆合節奏如地
震日蝕詰鼠厭蝨諸篇其辭出入貫穿百家雖襲旧
体各有新意博而不腐質而不野以今人詩較之益
盜中壘洗也翁至死不下山亦未嘗出其藁余得之
驚喜坐客有曰趙章泉詩喻萬首韓仲止輩仲至幾

半之至少者亦千首翁盡平生所作纔五十章無乃
太簡乎余曰諸薈千斤皆浮惟沉雖葉薄銖輕者亦
沉以其重也烏乎翁詩不翅足矣奚以多為聞翁窮
經攷古所著非一書余將求而觀焉斗亦苦學筆力
與翁上下必能顯揚翁者翁名永字昭文

林同孝詩

寒齋力辭聘召死於隱約子同合以表其所旌其間
為未足也行其書焉嗣其學焉同文撫載籍以來孝
於父母者事為一書詩具一意各二韻二十字積至
三百首起邃古迄叔季廉恥明天理未嘗泯也自聖

賢至夷狄異類並錄見天性未嘗異也事陳而意新
辭約而義博賢於煙雲月露之作遠矣始寒齋之事
寶章也視調胹楊襲之節以康其體躬場圃井臼之
勞以裕其力人知寶章之勇於退而不知其退之有
以自樂也合同之事寒齋也亦然昔曾元養參已不
如參之養哲石奮諸子恬淡稍不逮至孫而孝謹遂
衰今石塘之林奕世家法嗣守之不遂有古人所難
能者惜其兄弟具未脫白修於家浮沉於閭里而已
余常恨世儒率華過其實惟同華實相副其操行盖
漢孝廉之盛舉也詞藝亦唐進士之高選也頃良齋

謝公嘗彙孝史五十卷上之阜陵同此詩它日必與
謝公之史並行

迂齋標註古文

彙衆家文為一編蕭統以前無是也統合先秦二漢
三國六朝之作為三十卷姚鉉專錄唐文爾乃至百
卷：帙益多文字益漓選粹之優劣即統鉉之優劣
也 本朝文治雖盛諸老先生率崇性理罕藝文朱
主程而抑蘇呂氏文鑑去取多朱氏意水心葉氏又
謂洛學興而文字壞二論相反後學殆不知所適從
矣迂齋標注者一百六十有八篇千變萬態不主一

体有簡質者有葩麗者有高虛者有切實者有峻厲者
有微婉者也夫大匠誨規矩而不誨巧老將傳兵法
而不傳妙自昔學者病焉至迂齋則逐章逐句原其
意脉發其秘藏與天下後世共之惟其學之博心之
之平故所采掇尊先秦而不陋漢唐尚歐曾而並取
伊洛矯諸儒相友之論萃歷代能言之作可以掃去
粹選而與文鑑並行矣迂齋樓氏名昉字賜叔以古
文倡莆東經指授成進士名者甚衆其高第為帝者
師天下宰而迂齋已不及見今大漕寶謨監鄭公
次時亦當時升堂室者也既刊標注十首卷貽書余

曰子莆人也非迂齋昔所下榻設醴者乎其為我序此書余曰謹受教

德興義田

一鄉一里之事合一鄉一里之力以任之古也使一戶任之非古也今夫一閭之市三家之聚必有詭扶逃亡之賦縣大夫不能考覈無所追呼必於戶長乎責役戶有蕩產灾身之患而餘家無動容变色之撓豈守望相助之義乎中下戶畏是役以無產為幸或飛寄使之盡然後已惟愿而弱智與力不能飛寄者抑首受役江鄉諸邑皆然德興明卓君始按民產高

下各使出穀名曰義庄募人充戶長三十七都之人
賢者相勸勉富者先倡率奉明府令莫敢有違其美
秀而文者爭奮筆以紀錄焉初 淳熙間蜀人李文

昭為宰實教民為義役邑人德之廟食至今卓君又
佐代役之意創立是庄異時家、飛寄是役也中下
戶各自實其產一利也革一差之弊募樂充之人二
利也合衆力為之惠而不費三利也自李至卓甲子
逾一周矣治辦之材多循良之迹少蓋先後得二賢
令而後害始去書之以待傳循吏者君名得慶莆田
人

送卓漁之羅浮

國家憂顧在西北功名機會在西北天下士不游廣陵謁陳登適荆依劉表則入蜀客嚴武是二三公有事權勢力呼吸間能使人不貧不賤杖策而往贏糧而從宜也若嶺嶠偏遠無進取蹊徑世以為霧潦炎熱之地士或南轅親友諫止不可止則握手鄭重以尊生為足不相知者至有息陰止渴之疑余弟處和作牧于惠謀同載之士余曰愛弟者莫若兄余既老病不能偕卓君怡甫余友也學醇行潔忠信直諒客若人於郡齋日接談論主人者可以寡過矣弟以兄

言為然具書幣以請怡甫往反辭甚力余曰惠在廣
左未為深入蘇唐二公遺績在焉羅浮山豐湖之勝
甲東南余曩使輿更再寒暑幸免黃茆之疹亦無意
於之謗是在人而已元城公有止酒之戒田承君有
在京師病傷寒之喻苟伐天和雖在中州而病不必
南州能病人也前人有夷齊不易心之論苟萌得心
雖飲廉泉而濁不必貪泉能污人也怡甫昔與故閩
清鄭明府周旋尤久今明府之子將參余弟軍事竊
意明甫之念其子無以異於余之念弟也怡甫既善
其父兄於其子若弟安能恣然乎怡甫乃束書問余

余家人與里人皆賀余弟能致此士宅日賓主來歸
余固衰憊尚能携斗酒羸肩出里門一相勞苦

山名別集

始余請南塘選仲白詩南塘更以屬余苦辭不獲南
塘詩評素嚴而余尤縛律每去取一篇常三往返然
後定有全篇皆善而為一字半句所累者皆不錄故
集止百篇後年餘見南塘持論速山林枯槁者之言
必極文章之用而後已未幾竹溪果被遇明主給尚
方筆札遂入翰林侍緝熙傍無寸援直提一筆大則
鼓雷風於天上小亦隨物賦形膏馥所沾華采所被

士爭傳寫家藏而人誦之子泳彙其彙以示余自昔
文人鮮不以壯老為銳情江文通晚有景純索筆景
陽取錦之夢余謂非二景果有靈也乃文通氣索才
盡之兆尔竹溪所編視前二編且數倍老氣盛於壯
近製高于舊其筆錦乃天授豈資於人哉夫學以積
勤而成文以精思而工有五十而學易九十而傳書
者有十年成一賦者有懸千金募人增損一字者猶
貿然居之多者貨良猶染然漬之久者色深彼束書
閣上棄檠牆角尚忘故讀安有新意惟竹溪已顯融
尤刻厲聚古今菁英窮翰墨變態書不虞褚吟不韋

柳文不昌黎艾軒不止也故其旃屨之文精粹典冊
之文華潤金石之文古雅義理之文確詡達生則蒙
言談空則無盡藏妙巧于質素寓高遠于切近宜乎
備衆體而為作者之宗殿諸老而提斯文之印者也
昔與竹溪相斯此事余老耗亡遂盡竹溪願力不退
轉筆力益怒長余仰視之如凍蛭之和韶鈞跋鼉之
追驥歸矣初鄭丞相以御製徵竹溪文終不肯獻
一字玉音嘉獎及與史宅之同據公府史方以括田
媒大物用情趨附竹溪獨面折不少恕遂拂衣去余
亡友黃元輔諫疏云編修官林某以忤宅之謫守鳴

呼元輔端人也其論竹溪出處稍寬惟余縛律如故
又二十余年益衰老從時願求仲白遺藁熟復喟然
而嘆曰天乎余之有罪也蓋國風騷選不主一體至
沈謝始拘平仄詩之變詩之衰也仲白之志常欲歸
齊梁而返建安黃初晚唐而追開元大歷於古体
寓其高遠於大篇發其精博於短章窮其要眇雪夜
感興等作咄咄逼子昂太白顧專取律体而使仲白
之高遠者精博者皆不行於世所謂要眇者又多以
小疵遺落天乎余之有罪也廼雜取百篇為別集以
志余過凡仲白集外之棄余皆它人卷中之警策也

初選余年三十三再選六十八矣時顓字志仁以甲
科郎教胄子出倅福泉云

慶元縣鄉飲酒

宝祐癸丑日南至慶元縣尹羅君澄源行鄉飲酒于
縣齋鄉大夫士庶會者三百餘人九十者二人八十
者六人七十六十者二十人餘序長幼有差主賓僕
介酬獻如儀工歌笙磬作止叶雅觀者興起咸曰勗
邑一甲子矣是禮也惟舊尹趙尚書汝述一本行今
將五十年始再見則曰尹以賓友遇我有一善得不
往苦之乎民則曰尹以礼遜迪我有一不善得無梗